

Shuohao
Women Bujiehun

说好我们
不结婚

周 建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huohao
Women Bujiehun
说好我们
不结婚

周 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好我们不结婚/周建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39 - 3156 - 7

I. 说…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7008 号

说好我们不结婚

著 者 周 建

责任编辑 周 岩

责任校对 崔建文

版式设计 廖安亚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156 - 7/I · 1468

定 价 16.00 元



周建，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国家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太阳掠过桑田》、《谁偷走了我们的爱情》、《说好我们不结婚》，中篇小说集《紫英藤》，长篇报告文学《呼啸天疆》、《世界性的爆炸》、《从天而降》等。曾获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共青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湖南省优秀少儿图书奖、全国第二届“白鹤杯”卫生影视评比二等奖。

黎恩的劝告：

不相信爱情的人请勿看这本书

相信爱情天长地久的人请放弃这本书

懂得爱情的人请远离这本书

✧ 黎思的念 ✧

从艺术学院回来的路上，满脑子都是西川。

叫西川的男人让我在这座城市里变得异常孤独。本来我对生活在这座城市还是非常自信的。可是，自从他进入我的世界后，我发现我苦心经营的一切生活理念都像脱了水的苹果，很快就萎缩了。

交叉路口的红灯亮了。我的思绪仍被他牵引着，脚下的油门儿也没有收的意思。可是，等我发现自己的失控，猛地踩住刹车时，我的车头已经扎到十字路口中央了。

我惊慌不安地四下望了望，想再直接开过去，两边的车已经在我周围穿梭往来。有的还摇下车窗向我投来种种含义的目光。

幸亏没有警察！我暗自庆幸，长舒了口气。

就这样，我和我的车像被遗弃在孤岛上的船一样，无奈地看着眼前瞬间浮来的汪洋。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可悲的。现代城市让人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让人心也变得萎缩孤独。

现代都市造成心灵的孤独往往隐藏在华丽的外表下，而一经进入情感的人们，便会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的依托。因此，都市人乐此不疲地去追逐爱情，全不管它是什么方式。爱一个人时，会不知不觉把自己系在对方的脉线上，却不知对方的内心也和自己同样孤独。于是，为了当初的许诺，人们就糊里糊涂地走到了一起，然后，再感叹自己的不幸与悲哀！



单身的时候，就有好心人劝告，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心甘情愿走进这坟墓后，才深刻体会到这坟墓对爱情毁灭之神速。才发现自结婚那天起，我的爱就像风蚀褪色的漆，日渐变得斑驳破碎。是因为我已经被家所迷惑。

那么，家是什么？

“家”字的解释，是屋檐下的一窝猪。“婚”是什么？女人与男人结合，便是“昏”。爱情和家原本就是两个东西。爱情不是家的灵魂，而家往往偷用爱情的华丽装饰。

爱情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她的短暂！爱情只在家的门前散步，却从不肯迈进家一步。

家是人类绞尽脑汁设计的情感圈子。一旦进入这种圈子，人类就不再克制，不再约束自己。人类会在家的保护下开始毫无节制地“纵欲”，而“纵欲”说白了就是一场“性”劳动。既然成为劳动，自然就有疲乏之时。久而久之，欲望便弥盖了爱情。

在情感的世界里，欲望是人类最难以克制的弱点。但是，这并不否认人类对圣洁之爱的追求。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就是人们希望克服自身弱势而寻求的一种精神之爱。这种精神之爱，从根本上说很像一种宗教式的爱。

一场虚拟的离婚，让我遭遇了几次感情冲击。在那段日子里，我就像没了根的草，虽然伫立在自由的墙头，却无力逃脱习惯的束缚。

我已经习惯了有问题的、残缺的生活。因此，当我看着我的真爱浮出水面，却害怕它触及我名存实亡的婚姻。当然，那时我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我最后想通了这个问题，是我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生命里追求的许多东西竟是那么的不值一提。在我追求这些浮华的东西时，我丢失了生命中多



少美妙的东西啊！于是，幡悟后的我在那一刻违背了我后半生念佛往生净土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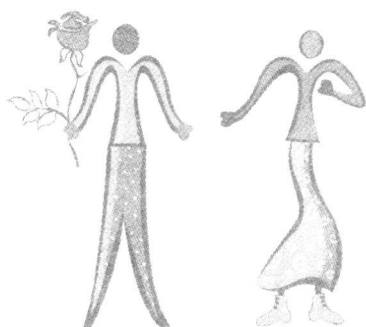
我被一股强大的怀恋之情驱使着，又回到2004年的夏天。

那年初夏的一天，我遇到了我的真爱。可是，我却没有把握住我今生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常常思念他的昆玉河畔，我对他说的让我临终时有悖于佛法而想到他的一句话。

我说，我们不结婚。





第一章

(1. 保湿心情) 干燥的午后，一切都像昨天一样重复。加湿器的滴答声响，终归不能让人感受绵绵细雨的湿润。外面的风很大。尽管屋子安了两层的门，但仍能听到风袭在门上时发出的沉闷声响。据星象学专家预测，金牛星座的女人今年有发胖的危险。因此，像法国女人那样天天散步到筋疲力尽，对我来说就是件非常必要的事了。

减肥是件非常需要毅力的事情。对于贪心美丽的女人来说，如果想留住美丽，就要有自虐的心理准备了。为保持二尺小蛮腰，多少名模、影星、名媛使尽手段，不停地使用减肥药、减肥茶、中医、西医等各种方式折磨着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更有甚者吞食寄生虫，让几米长的绦虫帮助吃掉自己的营养。

说白了，环肥燕瘦为了谁呢？还不都是为了梦中的、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白马或黑马之类的王子？！因此，说男人是女人爱美的罪恶根源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每个女人都丑得脸上长胎记，耳朵爬蟑螂，鼻毛出于唇上，兔牙向阳开，他们男人也就没那些毛病了，更由不得他们挑三拣四。所以说，不光台湾那个以政治叫骂著称的李作家喜欢做唐朝人，我们广大的社会主义妇女也都想回到那个以肥为美的朝代。

自上个月开始，20年前，那位让我从马群里不费吹灰之力找到的“白马”——LING，就已经离我而去。与我朝夕相



处的男人就剩下 MAO 了。

MAO 是我的儿子。此刻，我英俊的小眼 MAO，正以华娱台 TV 三贱客主持人黑人的步态晃过来，他对自己的出场非常自信，他相信读者能像接受 NBA 球星那样接受他。

不过，先别多情于观看 MAO 未来的表演。MAO 现在走向我是想看我在做什么。我心里烦着“复”字怎么也打不出来，就怪他玩电脑把键盘玩得不灵光了。他扯开嗓子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什么事都怪他云云。顿时弄得我心烦意乱，方才建立起的思路像干柴一样被 MAO 点燃了。我转身对他嚷着：走走，走！一边子去！

MAO 也不生气，故意哼哈着，一副嬉皮相儿，出着恼人的怪腔。

整个假期，像这样的小战，我和 MAO 彼此已经很适应了。有时，我想，如果我和 MAO 的父亲 LING 也这样吵，没准他不会想出这种办法离开我。看来，夫妻之间是需要吵的。女人太理性了，男人会觉得有压力。他会觉得他无赖的那一面无法释放。于是，一旦释放出来，婚姻便出现了问题。

MAO “咣”的一声关上门，接着插上门闩，以示反抗。

我知道 MAO 的这种愤怒是作秀给我看的。其实，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我羡慕 MAO “意大利起酥”般松软美妙的心态。仿佛我和他父亲之间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场游戏。这就难怪每每夜深人静，我独自望着天花板辗转反侧和失眠做斗争，以至于快要成为“松果体”女人时，MAO 仍能畅快淋漓地酣睡。

楼上，传来几段长笛的声音。寒假蜗居在家的母亲和孩子还真不少。不过，我好像从没见过楼上的孩子和家长。进了这座封闭的公寓楼，我和 MAO 就像躲在温暖干燥的老鼠洞里的母老鼠和小老鼠，满足而懒散。

长笛的声音终止后，又有大提琴的声音传来。



我住在挖有采光沟的半地下楼层。当初，LING 要这房子的时候，并没和我商量。当我看到房子时，他才解释说，楼上的下水道和一层是分开的，住在这儿就不会有满头浇灌的感觉（他用了我常用之语）。可是，住进来以后，他是听不到了，我却每晚都要享受各种不绝于耳的声响。我甚至能根据楼上抽水马桶里的动静，分辨出是男人还是女人！有天晚上，我和 MAO 在客厅看东方卫视的“超人气大挑战”，片刻安静的时候，竟听到巨大的屁声。在短短几秒钟的沉默后，MAO 说，还是住独门独院的别墅好，爸那边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那当然！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不想！

真的，还是假的？MAO 的腔调都像那个台北主持人。

不是真的，你跟你爸过吧！每每 MAO 这样问我，我都很恼火。自然也会拿出让他跟他爸过的杀手锏来对付 MAO。

为了弄套房子，想出这样主意的男人实在不是什么高级人物。我要是男人，我绝不会因为搞一套房子跟老婆搞假离婚。我在 MAO 面前，一再假戏真做，是不想让他小看了他父亲。上星期，我因转给 LING 一笔购房款忐忑不安了好几天。我不是神仙，自然也怕 LING 变卦，弄得我竹篮打水一场空！至于 MAO 到底清楚不清楚我和 LING 的事情，我从没想过要问 MAO，就像他也从不问我一样。这小子挺鬼！

风好像停了，阳光像一片片印染布一样挂在对面刚刚粉刷过的楼壁上。那一片片印染布一动，我便知有风儿掠过了。到底出不出去呢？！做一个法国女人并不一定非要出门散步吧？那屁股怎么办？！肚子怎么办呢？！晚上躺在床上独自抚摸腹部的恐惧又缠绕着我。好莱坞一位女明星想写书，决定六十岁的时候才放弃瘦身，同肥胖做斗争。可我不



是明星，我就靠爬格子挣稿费养活我的 MAO，我怎么能熬到六十才提笔呢。

屁股都坐疼了。我抓了一把瓜子转到 MAO 房间探看。MAO 桌上光光的，他刚刚捧起一本语文书。小眼睛满含笑意地看着我，我也用满有内容的眼神看着他。

你刚才肯定干什么啦！

MAO 耍赖地伸着懒腰说刚看过英语。我离开 MAO 的房间，MAO 随后也跟了出来。

见电脑桌前空着，MAO 嬉皮笑脸地看着我：I want to play computer！

我瞅了他一眼，连句 NO 也懒得同他说，又坐回电脑前。

为什么白天还那么困啊？MAO 突然转了话题。

那是因为你昨天下午睡得太多了，晚上才睡不着的。

MAO 从沙发上懒洋洋地站起来。为了让我确信他刚才看过英语，MAO 问我为什么鲁宾逊姓他母亲的姓。我说你接着往下看不就知道了吗。

我看啊没准他爸妈也离婚了。MAO 见我不搭他的话，就蹭到我跟前，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

我还是出去走走吧。你昨天说的卖光盘的那家店在哪儿？MAO 见我不理他，又道。

我赶紧说了在哪在哪。

可是，MAO 听后并没有马上去的意思。他拿着我平时做功课用的一串佛珠，愣愣地在餐桌上摆弄着，像有心事。

我说你别买了吧，你爸不是答应给带盘来的吗？

MAO 竖了竖风衣领子，说他的话没准。

MAO 出门后，寂静很快包裹住我。紧绷的心也渐渐松弛下来。心情如皮肤，有什么样的心情就有什么样的皮肤。喝下午茶也不错。冰箱里还有几块橙味饼干，再泡一杯绿茶，



不也很好吗？

绿茶的抗氧化作用已经是公认的了，不像纳米技术在皮肤上的保护作用还有待于时间来认证。再说，在一个有风的早春里散步，对皮肤也是粗暴的虐待啊。

还是有个好心情更重要！阿弥陀佛。

心随着缕缕茶香渐渐让我进入另一种状态。窗外视线里的树梢不适时宜地摇曳起来。窗外于我是两个世界，生活在房子里的我始终在看着另一个世界生活。结果，到头来，我便把我自己弄丢了。不管怎么说，LING的离去对我的打击还是存在的。可是，为了自尊我到底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如此痛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雪下得很大，我和LING走出街道办事处的大门，要下台阶时，我在冰滑的地面滑了一跤。LING下意识地一把抱住我。要在以往，我可能不会觉得什么，这回，却忍不住落下泪来。那一瞬，我突然想，从今往后的几年里，再摔跤的时候可就没人扶了。这样想着，竟忍不住哭起来。

LING慌了。他甚至有些紧张地低声劝道，你别哭，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好吗？

我听出LING担心的语气。他一定担心我们的苦肉计会被旁人揭穿。我控制住自己，抬起头，不由自主地往街道办事处门前看了一眼，就发现那个刚刚为我们办过手续的李姓同志还站在那儿。

李同志苍白浮肿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像阴沟里泡了很久的馒头。她细长而诡秘的眼神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疑问。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疑心这样重的一个中年女人，在为我和LING办理离婚手续时，却出奇地痛快和利索。

LING的手已从我的胳膊上滑脱。我挺直后背，看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心想，复婚的时候一定找个晴天儿。



茶凉了，衬在杯底就像一个大大的眼睛，我在那眼睛里看到一张古香古色的脸。脸的轮廓很美，清秀又略显娇柔的五官被一缕青丝若隐若现地遮掩，又增添了几分典雅。那是一张让男人看了很容易滋生怜爱的女人的脸。

女人欣赏镜子里自己美丽的容颜时，是希望自己的爱人能看到这份美丽的。女人真的好可怜。

想到这儿，我端起杯子，把可怜的女人连同那只眼睛一同喝进肚里。我甚至感觉到她们在进入我的身体时，发出的极不情愿的咕咕声。不过，咕咕声很快被我滚烫的内脏化为气泡儿，从我的嘴巴里跑出来。

电话响了。这会儿会是谁的电话呢。老珂，还是他？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想到 LING。或许这就是我情感游离的开始吧。



电话铃声像一股突来的活水，冲进我褐色的心情里。我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用最最轻柔的声音问道：喂？

电话那边却没有应答。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难道真的会是他？

喂？我沉住气，继续保持着那份温柔。只是，任我怎么克制，我因激动而充血的声带，还是让嗓音有些沙哑了。

哈哈、哈哈……电话那边放炮似的传来一阵笑声。一听那动静，就知道是处在变声期的 MAO 打来的。

干吗？

干吗这么凶啊！MAO 显然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

哪儿凶啦？你在哪儿打的电话？我听到电话那边有嘈杂的声响。

你忘了你给我买的电话卡了？我打打试试，看通不通。接着，MAO 又认真地说，妈，我想买张片子。

不用说，我就知道他想买《黑客帝国3》。



行吗？MAO 的声音明显低了下来。

还是等你爸回来吧。马上就要开学了……

好吧、好吧，我不买了。MAO 没容我说完，就表态挂了电话。

这样回绝 MAO 后，又有些后悔。其实，他买了又能怎样呢？等到星期六、星期天我陪他一起看就是了。也犯不上事事让他等 LING 来决定。又想，我什么事都让他等 LING 来会不会下意识地在强调 LING 的存在呢。

MAO 是乖巧懂事的。MAO 每回这样都让我觉得很对不住他。

(2. 忧郁的莎士比亚) MAO 看到电视上有关诺贝尔奖的介绍，问我什么时候也能获得诺贝尔奖。MAO 问我这话的时候，房间里就我们俩人。但是，我仍心虚得好像全世界都听到了这句话。MAO 的口气比过去成熟许多，他不再拿我和孙燕姿、徐若暄和蔡依林她们比，说我胸高腿细什么的了。但是，他还不清楚我和诺贝尔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MAO 仍看着我，说话如一掷千金，说出来，就要听声的。

我说目前中国还没有谁能拿下这个奖。

MAO 说，咪！你要是能拿到这个奖就好了。MAO 的口气及形体语言，让我想起他吃麦当劳吮指辣味鸡翅的样子。

我说我会争取，不过，你也得努力，你给我定了难度这么高的目标，你怎么也得进入班级前十名吧？

星期三晚上，我和 MAO 看完偶像剧场热播的《嘿，上班女郎》，又意犹未尽地发了一通议论。我说谁的戏还不错，我挑着说的都是 MAO 喜欢的演员，像罗志祥、蔡依林和小 S 之类，他就说谁谁、谁演得巨（最的意思）垃圾。当然，他也选择了我讨厌的角儿来开涮。后来，我发现他的精神头越来越大，便收住话，刻意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MAO 仿佛没看见我的举动，他瞅了一眼挂钟，回了自己

